

政治學研究的幾項觀察與建議

吳重禮*

《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》即將邁入創刊 20 年，這份刊物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共同灌溉的園地，看著這份刊物逐漸累積聲譽，成為大家交流互動的平臺，這是值得肯定的事情。我在 1997 年取得博士學位，進入學界工作即將滿 20 年，可以忝稱和這份刊物一起成長。我並不是在政治學領域中特別資深的學者，熟識我的人都知道，我也不是聰穎過人的傢伙，更不是屬於博聞強記類型，也不擅長規劃建構恢弘的願景。以下就依據自己以往在政治學領域的教學、研究的粗淺經驗，提出我所觀察到政治學領域的幾個現象和建議。

一、人才培育的困境

所有的學科之中，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的培養與訓練。近年來，不僅在政治學領域，或許在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中，也有類似的問題，那就是人才尋覓不易的難題。在此，其實存在著一個供給與需求落差的現象；簡單地說，年輕學者取得博士學位後，幾乎會面臨人浮於事、不易找到教職或研究工作的問題，但是與此同時，需要補充員額的教學或研究單位，卻找不到合適人才。

造成這種供給與需求之間落差的主要原因，應該在於，願意投注心力前往國外（尤其是美國），取得博士學位的學生人數逐漸減少。為何會出現這種問題呢？這有可能是實務層面的考量；譬如，基於國際現實的考量，美加地區學校提供大陸和其他亞洲國家學生更多名額，反而排擠了臺灣研究生取得獎學金的機會。其次，從投資報酬率的角度來說，臺灣學生考量到國外求學投資的成本效益與未來出路，因此抵銷了出國的誘因和動機，而選擇留在臺灣就讀博士班，或者放棄升學直接進入職場。另一方面，我個人的觀察是，相較於以往，學生對於學術研究的熱情持續地減弱，投身學術的意願降低，這是值得憂慮的現象。

*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

必須澄清的是，我並非認為國內栽培的博士人才就不好；相反地，國內培養的博士生經常是人才輩出。真正的重點是，學生們若能趁著年輕的時候，前往國外擴大自己的視野，即使面臨各種挫折，也因為年輕人的韌性，能夠快速地調適環境、解決問題。畢竟，非常現實的情形是，當人的年紀越長，承擔的家庭責任和社會期待越沉重，使得他們不太容易將自己投身到陌生的環境，嘗試激發自己的潛能，探究自我學習的底線。我經常以一句廣告臺詞「眼界，決定您的世界」，鼓勵大學部學生趁早出國、勇敢去闖，希望他們在大學階段就有前往國外進修的規劃。這些在國外獨立學習的經驗，其實對於未來的教學研究工作，是有正面助益的；或許也正是因為如此，過去幾年來，科技部積極提供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（千里馬計畫），也鼓勵年輕優秀學者前往國外從事博士後研究，以提升國際研究能力，汲取國際研發的經驗。

目前，願意前往國外攻讀學位的學生人數正在銳減中，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嚴峻的問題是，學生們在取得博士學位之後，留在美加地區大學，政治學相關領域任教的教職人數，更是逐年縮減。目前僅存的幾乎都是 1980 年代在美國取得學位後，留下來的學者；近年來，確實有幾位甫取得博士學位的年輕優秀學者，留在美國大學擔任教職。儘管如此，整體而言，當前在美國主要大學任教的臺灣學者，確實是在減少中。

相較於中國大陸學者的情形，這個問題似乎更形明顯。不可否認的是，由於中國的迅速崛起，在美國大學政治學系所中，有大陸籍背景的學者人數日益增多。這樣會產生什麼可能的問題？從國際關係和外交政策的角度，如果美國政府或民間智庫在制訂重要的外交政策、瞭解東亞安全的議題或兩岸關係時，需要徵詢專家的意見，在大陸學者比例較多的情況下，便有較高的機率參考大陸籍學者的建議。以往這是臺灣的優勢，但是因為在國外任教的臺灣籍背景學者人數驟減，使得未來為臺灣發聲的機會減弱，這些隱憂還是都跟人才培育有關。

人才養成是我與國內外學界人士經常討論的課題。我淺見以為，應該多提醒學生不要太短視近利地審酌眼前的就業市場，應該多鼓勵學生在年輕階段就前往國外進修。臺灣未來發展的關鍵因素，繫於人才的訓練，期許政治學相關領域同仁們一起來實踐。

二、強調「重質不重量」學術原則

學術研究「首重質、次重量」，亦即學術論文品質要比數量多寡更為重要，

這是學界普遍接受的典範。然而，過去十幾年來，由於量化指標的引導，若干中生代和新生代學者往往在他們的研究著作中，強調期刊論文和書籍的數量。為何造成這個現象，這是需要思考的問題。

許多學者應該有同樣的經驗，近年來部分不肖人士掩飾成為國際學術社群成員，尤其為了因應很多發展中國家（若干東亞國家甚是明顯，包括中國、香港、新加坡、韓國、臺灣等）重視論文數量的趨勢，所以發展出一些所謂的「掠食者期刊或出版社」(predatory journals or publishers)。他們主動大量寄發電子郵件通知學者，宣稱具有雙向匿名審查制度，可以在短暫時間完成審查，一旦接受刊登就必需支付相當的費用，如此有助於學者迅速累積論文和專書的數量，但在品質上卻是有待加強。

甚者，有些學者去尋覓一些偏遠國家的 SSCI、SCI 期刊（許多並非政治學期刊，而是商業管理、教育學、社會工作等出版品）去進行投稿。從他們的學術履歷中，呈現的論文數量確實頗為豐厚，但是否能夠真正形成學術對話，其實頗受爭議。這些年來，無論是科技部、教育部、中央研究院，或者是國立臺灣大學和政治大學等，都在逐步修正，避免以單一量化指標衡量學術表現，我認為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。

另外，以往經常被認為「重期刊、輕專書」的問題，前述這些學術單位和機構，均持續改善類似的弊病。舉例來說，中央研究院為了鼓勵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者出版專書，深入研究學術議題並作出重要貢獻，已經舉辦五屆的「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」，每年至多獎勵專書五本。無獨有偶地，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為了提升國內學術專書之品質，也補助出版人文及社會科學專書。簡單地說，經由更嚴謹的專書審查機制、學術期刊的分級制度等，能夠引領更多研究者們更加重視，研究品質更勝過於論文數量。我經常鼓勵年輕學者、學子，應該要多思考研究內容，這些研究產生什麼實質的學術意義，如何強化學術和實務的對話空間，而不是在於論文數量的多寡。

三、稚志初衷、維持學術熱忱

我認為維持研究熱忱是學術工作者頗為重要的特質。或許有人會問，為何不是用「培養」，而是以「維持」來鼓勵新進學者？原因在於，您可以回想在撰寫博士論文的那個階段：當您要耗費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，從早上九點鐘到晚上十點鐘，長期思考論文的核心議題，除了吃飯和睡覺之外，長期浸淫思索斟酌，那無疑使您成為該項研究領域的專家。很多人士必定和我有過類似經歷，

在博士論文撰寫時期，在睡夢中突然出現某些想法，躍然而起趕緊記錄下來，甚至將電腦開機進行論文修改，然後嘴角上揚地悠然入眠。

誠然而言，如何維持這股探索新知的動力，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多數同仁進入學界的時間約在 30 歲左右，除了沉重的學校備課、行政服務、學生輔導、招生、社會服務之外，還必須照顧父母子女，並且承擔家庭經濟壓力，這些都會慢慢消磨研究熱忱。甚者，如果在初次論文投稿過程，遭逢一些挫折和打擊，面對審查意見過於嚴苛等問題，這些都會加速耗損學者的學術研究動力。暫且不談論文投稿的技巧，我總是提醒年輕學者，面臨退稿是學術生涯的必經歷程，儘管痛苦卻是必須奮力撐過。

曾經有些年輕學者問我，如何在短期之內累積學術成果。如果學術著作的呈現，不是對於某些疑問懷抱強烈的研究興趣，僅是為了累積論文數量，這是我所擔心的事情。我已到了知天命的年歲，回首來時路，仍期許自己在學術研究的道路莫忘初衷，謹記當初從事學術研究的動機。年輕的學者們可能要問自己，當初為何選擇政治學作為您的志業，或許出於社會亂象的不滿、人性關懷、對於烏托邦社會的期待、權力運作的探究等，擁有相當的好奇心，才是維持學術熱忱的不二法門。我的重點在於，這些初衷是學術研究的基礎；我總是相信，研究應該是充滿探索的有趣過程，而不是以論文出版的數目為目的。

四、論文發展的幾項淺見

關於學術發表的策略，許多優秀學者在《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》已提出諸多寶貴見解，我不可能超越他們，在此只能提出幾項淺見。

最近，有位年輕學者很認真地告訴我，規劃要以每個月發表一篇期刊論文為學術目標。我花了不少時間仔細讀過他的作品，比較可惜的是，多數是陳意過高、歸納彙整既有學術觀點、偏向規範性層次的研究。我企圖委婉地表示看法，強調避免太過理性地計算如何快速完成論文（以取得教職、以順利升等）、避免選擇容易切入的速成主題，因為門檻高、挑戰高的主題，可以走得更为長遠。簡單來說，應該多思考這篇論文，有沒有回答一個重要的政治議題，提出具有理論意涵的觀點，或者對於社會實務具有貢獻，甚至對於政府制訂政策具有參考價值，我認為這是政治學者可以努力的方向。

誠然，對於研究者而言，挑選適切的研究主題著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一個可行的作法是，研究者要勇於挑戰既有學術領域的主流觀點；套用胡適先生的名言，也就是「做學問，要在不疑處有疑」。值得強調的是，如此看法並非

鼓勵大家為了發表論文，所以「雞蛋裡挑骨頭」故意挑剔；重點在於，藉由大量縝密的閱讀，找出既有研究觀點的罅漏之處，透過「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」提出修正論述。或許有人會質疑這種建議的可行性，因為投稿論文極可能會送給這些主流觀點人士進行審查，難免遭逢退稿的命運。儘管這樣的顧慮並非完全沒有道理，不過我個人的實際經驗是，這些學術有成的學者往往具有包容雅量，反而欣賞這些敢於挑戰主流觀點的作品。

其次，對於論文寫作，我經常以「談戀愛」作為比喻；亦即，多數熱戀男女未必要時時刻刻膩在一起，但總是希望對方心裡經常惦著彼此。撰寫論文何嘗不是如此？儘管在繁忙的教學、行政服務、家庭瑣事壓力下，養成每日定期書寫的習慣，而且撰寫的數量不宜過多。多年教學經驗顯示，有些學生對於學期報告的寫作態度，經常是在繳交期限之前匆忙撰寫，這樣的研究報告錯誤必多。這個道理可以適用於所有學術研究。建議每日固定用兩個小時書寫約 300 個字（包括論文、表格、附錄、參考書目等），採取「積少成多」、「積沙成塔」的策略，就足以累積可觀成果，更重要的是，得以確保論文品質。

再者，對於審查人而言，如何對於論文品質進行把關，往往可以藉由若干訊息呈現出來。論文撰寫格式體例完整與否，就是一個簡單清楚的判斷指標。我總是最嚴格標準要求學生呈現參考書目；道理很簡單，我經常審查論文和研究計畫，一個習慣動作是先看參考書目格式體例，這是作者最容易處理的部分，如果連這部分都沒有辦法嚴謹呈現，很難說服我這是一個嚴謹的作品。當然，除了參考書目之外，論述行文、段落鋪陳、用字遣詞，乃至數字與年月分、標點符號、表格圖案、論文摘要、關鍵字詞、注釋體例等寫作細節，務必達到謹慎的標準。

總結來說，維持學術熱忱和勤於寫作是學術工作者的核心價值。我特別欣賞宋儒朱熹〈觀書有感〉，文末收筆之前，在此與大家分享：「半畝方塘一鑑開，天光雲影共徘徊，問渠哪得清如許，為有源頭活水來」。